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进军西北卷

张俊彪 著

DECISIVE BATTLE
IN NORTHWEST

敌人的丧钟从三秦古都上敲响

进军西北 彭德怀受命亲征

马家军喊着 真主保佑

解放军喊着 缴枪不杀

黄河被秋夜的疾风吹起阵阵波涛

鏖兵西北

DECISIVE BATTLE IN NORTHWEST

踏破 贺兰山阙

在嘉峪关的古长城下

烽烟滚滚的年月从此消遁了

解放军出版社

鏖兵西北

解放军出版社

· 鏖 兵 西 北

——进军西北卷

张俊彪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解放军四二二九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90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89 年 8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65-0899-0 / I · 115

定 价: 4.40 元



作者简介

张俊彪 1952年生于甘肃正宁。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鲁迅文学院学员。著有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的故事》、《黑河碧血》、《红河丹心》、《血与火》、《最后一枪》，长篇小说《山鬼》、《省委第一书记》，以及儿童小说集《牛圈娃》，散文集《神泉》，电影文学剧本（3部）、中短篇小说（50多篇），散文（60多篇）等，共约300余万字。并多次获奖。

目 录

- 1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新中国还有半壁河山
没有太阳和月亮 (1)
- 2 敌人的丧钟，从三秦古都的钟楼上
敲响 (4)
- 3 一槽难拴二马，两雄争霸日烈 (12)
- 4 错误的判断，失败便从这里开
始…… (21)
- 5 序幕，决战的序幕徐徐拉开 (30)
- 6 实话说，谁要吃掉谁还是一个未知数，
彭德怀仰望夜空，仿佛屈原笔下的“天
问” (39)
- 7 小试牛刀，敌人并非等闲之辈，彭大将
军告诫诸位：诸葛一生唯谨慎 (49)
- 8 天渐渐黑下来了…… (59)
- 9 马匪喊着：“真主保佑！”战士们喊着：
“缴枪不杀！” (66)
- 10 在当年杨家将大战三关口的地方 (79)
- 11 兰州告急！银川告急！国民党西北军联
防会议密谋对策，战局急转直下 (90)
- 12 大战在即，皋兰山上下仿佛是一锅烧
得滚沸的开水 (99)
- 13 枪口逼近了，敌人的营垒乱了 (109)
- 14 兵临城下，彭德怀说：“敌人想吃掉我们，

DK40/09

- 好吧，让我们走着瞧！” (118)
- 15 在总攻发起之前…… (125)
- 16 初试牛刀，便受挫败北 (135)
- 17 “最要紧的，是士气不能低落。” (145)
- 18 流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157)
- 19 哪块骨头硬，就专找哪块啃 (163)
- 20 把大炮架到敌人的眼皮底下 (169)
- 21 黎明前，这里的一切静悄悄、
静悄悄…… (178)
- 22 黄河，被秋夜的疾风吹起阵阵
波涛 (187)
- 23 8月25日，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196)
- 24 阵地上：残阳如血，喇叭声咽 (209)
- 25 猎猎旌旗，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
立起 (216)
- 26 黄河上的第一座铁桥，正经受着血与
火的洗礼 (228)
- 27 彭德怀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当部队攻
进兰州城时，将军已趴在桌子上睡着
了 (238)
- 28 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 (246)
- 29 闪回：历史的镜头推向那年那月那
一场恶战 (255)
- 30 西宁、原来是一座空城 (263)
- 31 大势已去兮，各寻出路走为上 (268)
- 32 一封密信，火速飞传拉卜楞藏军保安
司令黄正清 (278)
- 33 军统特务的幻梦 (287)
- 34 风雨飘摇中的宁夏土皇帝，各有所想，

	正窥测方向	(303)
●35	乘坐羊皮筏子，来到河心岛举行和平谈判	(316)
●36	踏破贺兰山阙	(326)
●37	河西走廊，枪声炮声稀稀落落	(335)
●38	在嘉峪关的古长城下，烽烟滚滚的年月从此消失了	(344)
●39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祖国西北全境解放，这是西进将士献给新生的共和国的一份厚礼	(355)
●	后记	(366)

1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新中国 还有半壁河山没有太阳和月 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正式宣告成立的前夕。1949年秋天。金黄的秋天。收获的季节。秋风扫落叶的季节。血与火融合交织的季节。

中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

但是，还有大片的土地没有解放。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统治集团的帮助下，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国内战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艰苦激烈的浴血奋战，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获得了空前伟大的决定性胜利。

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转入了全国战场上的大反攻。

这是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国民党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发出“和平谈判”的烟幕，遮掩着血淋淋的战刀，却又拒绝签订和平解

决国内问题的协定，继续穷兵黩武，荼毒人民。

战争的烽火无法止熄。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

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捣南京。

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将红旗插上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残兵败将仓皇逃窜。解放大军继续向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乘胜进军。

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同时发起猛烈进攻。

解放军在华南地区扫荡残敌，大江以南全部解放已指日可待。

蒋介石集团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北地区的40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队伍，妄想垂死挣扎，东山再起。

因此，西北战场这个棋子，在中国解放战争的整个棋盘上，是十分重要的。

西北战场的形势同全国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各战场的配合下，发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革命斗志，在敌我力量大为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予国民党军队多次沉重打击，接连创造出战场奇迹。

1947年春，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集中重兵，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兵力达到23万多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曾先后占领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或者把他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而且受到解放军多次沉重打击，胡宗南部队损失约达10万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

1949年5月，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19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投入了西北大决战的序列。

没有太阳和月亮，西北一望无垠的黄土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呻吟着，颤动着，挣扎着……

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北，血与火将为这片多灾多难的黄土地进行一次庄严的新生洗礼。

盘踞在西北这片黄土地上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是：马步芳部队、马鸿逵部队、胡宗南部队。解放军将要与这些凶残强悍的敌手举行大决战；必将是血战。

战争摧残着人类。人类延续着战争。战争原本是玩火自焚者挑起的，但战火只能以战争的手段去制止。于是，战争考验和磨练了人们，人们在战争中认识和学会了制止战争的策略。西北大决战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片黄土地渴望着新生，渴望着光明，渴望着太阳和月亮。

然而，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由谁的巨手拉开这场大决战的帷幕呢？

2

敌人的丧钟，从三秦古都的 钟楼上敲响

在硝烟中沉睡的黄土高原。

被炮火唤醒的黄土高原。

燃烧的黄土高原。

流血的黄土高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不仅知道而且懂得，要将红旗插遍地域辽阔的大西北，就必须经受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与敌人展开决战。

1949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古城西安召开会议。死于10年大动乱的彭德怀和贺龙元帅主持开会。

在作战的时候，普通战士总是直接面对死亡的。战神似乎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就不再把其它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重担，例如对整个战斗结局所负的责任，还有对普通战士的生命所负的责任，加在他们的头上。担负这些重任的是指挥员。指挥员的级别越高，他的担子就越重。这种重担不是搁在肩上，而是压在头脑里、心里和每一根神经上面。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将军，自从奉命指挥整个西北战场的作战以来，正是挑起了这样的重担。

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军事艺术，毛泽东主席是十分信赖和赞赏的。早在收复延安的战斗中，他就亲笔题写过一首诗，赠予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在这次前委会议之前，彭德怀就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与毛泽东反复交换过意见，最后决定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先打胡宗南。曾在6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

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部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

彭德怀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一面墙壁下，两道浓黑的眉毛高高挑起，炯炯的目光望着来自各兵团的负责人，借助手势，用洪亮浑厚的嗓音，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

“同志们，目前全国的形势，那是明摆着的。在各个战场上，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马部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部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他说到这里，右手抓起放在桌面上的军帽，重重地甩了一下，说：

“这，只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做梦！”

屋子里很静，鸦雀无声。

天空布满大片的云团。太阳从云团的缝隙射出，将一道道明媚的光束，投射到大地上。

阵阵疾风刮过，隐约传来古城西安钟楼上的风铃声。

彭德怀一手插在腰间，说：

“同志们都清楚，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我军转入了全国性的大反攻，胜利在望。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 80 来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几个大仗，硬仗！”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人们的脸，然后说：

“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虽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仍有 17 个军 41 个师，20 余万人马。青、宁二马则拥有 10 个军 33 个师（旅），约 18 万人马，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敌人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有利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长期以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国民党中央特于 1949 年 5 月 18 日派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千方百计地拉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又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老巢，遂伙同马鸿逵组织 3 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 3 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

彭德怀挺了挺胸膛，说：

“敌人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粱。严阵以待的我第一野战

军，在适当诱敌深入后，予以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入陕兵团的安全集结。”

听到这里，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低声交谈了几句，便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张严峻的脸上，静心听他讲下去。

彭德怀一只大手按住桌角，稍微侧着身子，望了一眼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呼出一口气，说：

“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万余人，青、宁二马8万余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时，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政委王世泰，都连连点着头，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

贺龙手握大烟斗，津津有味地抽烟。

抽烟的人很多。烟雾腾腾，空气呛人。

彭德怀咳嗽一声，继续分析战场形势。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面临灭亡的共同命运而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敌人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一带。

西北野战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

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彭德怀在深思熟虑之后，曾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得到毛泽东的多次指示，终于胸有成竹，胜券在握。

他思考了一阵，浓黑的眉毛耸了耸，打着手势，继续说：

“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针也在变。起初，我们决定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大家清楚，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他望着大家，稍微停了一下，接着说：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这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咳嗽一下，声音低沉而坚定地说：

“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我军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较大的战役决战。”

他的右手在桌面上渐渐捏成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端起茶缸，喝了一气凉开水，继续讲道：

“敌人总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正当我们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敌人得悉我华北兵团入陕，青、宁二马主力从乾

(县)、礼(泉)地区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关，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胡宗南主力猥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古城西安的7月天气，闷热得象蒸笼。

几面的窗子全打开，偶然吹进来的阵风，象火一般灼人。

西面的窗外，有一棵病树，枯黄的叶片，随风败落着。

枝叶浓密的杨树上，有蝉在鸣。

彭德怀擦了一下满脸的汗，提高声音说：

“但是，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他的拳头落在桌面上，发出——声有力的脆响。会场立时活跃起来。

彭德怀双手由上至下在空中压了几下，大家都停止议论，静等着听他下面的话。

他用一种特有的坚定而果决的口气说：

“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第19兵团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共3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天空的云团，被风割裂成无数碎片。残云纷乱地飘动着，晴空一时显得格外混乱。

阳光，普照着大片土地。

散会后，彭德怀对杨得志和李志民说：

“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1个月时间休整，而